

柏林猶太博物館的教育推廣活動

童欣婕

前言

柏林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 Berlin）是目前歐洲最大的猶太博物館，以德國猶太人兩千年來的歷史文物與生活記錄為主要展出內容。很多人會帶著參觀大屠殺紀念館的期待來到博物館，實際體驗之後卻發現並非如此。無論是哪個季節造訪此處，人們至少會感受到三重不同的溫度：看到冷酷的金屬建築材質，先是眉頭一緊，這棟棱角分明、曲曲折折、佈滿傷痕的建築無聲

地訴說起六百萬猶太人在這座城市所經歷的複雜遭遇；然後從博物館舊館的大門探入建築內部，跟隨先下後上的參觀動線，走過屠殺、流亡、延續三條軸線，劫後餘生般的感覺讓人由冷回溫，參觀過程中可以隨時打斷導覽人員的講解，佩戴紅色圍巾的工作人員待命解答你的疑惑；隨後參加一場配合主題導覽進行的教育活動，在與歷史物件、與活動夥伴以及博物館教育工作者的高度互動中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早在此次實習課程出發之前，我們便主動聯繫館方，制定了一個半小時的專人導覽和一小時訪談的參觀計劃，完整地



圖1 博物館舊館與新館 筆者攝於2014年7月2日

體驗了上述過程。

柏林猶太博物館今日遊人如織，但它其實也有著一段曲折的建館歷史。早在 1933 年首家猶太博物館創辦於奧拉寧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ße）的一座猶太教堂，旨在彰顯猶太人文化特質與物質富足。然而在其創建五年後，由於納粹統治的種族偏見只得被迫關閉，四十年後的 1978 年方才重獲新生，以一棟名為 Collegienhaus 的 18 世紀巴羅克風格建築為據點。作為柏林市立博物館的一個分部，在講述柏林城市歷史的整體脈絡下，開始有一個展覽具體地介紹猶太人在德國的歷史。久而久之，人們就是否應該單獨設立猶太博物館展開了激烈爭論。1988 年柏林參議院終於決定，要在這座巴羅克建築旁邊建一座新的猶太博物館。柏林市政府就博物館新館的設計進行競標，要求新館能夠反映猶太民族的文化歷史與柏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終，在柏林牆倒塌的幾個月前，丹尼爾·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的方案被採納。耗時 7 年完工的柏林猶太博物館被公認為是這個美籍猶太建築師生涯的轉捩點和代表作。新館和舊館在地下連通，而地面上的建築外觀則風格迥異，方形對稱的一邊仿佛正是襟危坐的德國人，狹長迂回的另一邊則是動盪不安的猶太人。2001 年 9 月，博物館的管理權由柏林政府轉移至德國聯邦政府，開幕儀式的舉行也標誌著柏林猶太博物館在經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紛爭之後正式成立。

館長維納·邁克爾·布魯門塔爾（W. Michael Blumental）在博物館成立十周年之際回憶了創立初期所面臨的各種爭議：首先是尷尬的開幕時間恰逢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原本值得慶祝的日子卻全然籠罩在悲痛和恐懼的陰影之中；其次建築本身遭到質疑，怪異的建築構造是否適合作為展覽空間，在開幕之前就有輿論認為其更適

合定位成大屠殺紀念碑；再者是關於展出內容，似乎超過了博物館名稱界定的範圍，博物館不想只著眼於猶太文物、屠殺或是柏林猶太人歷史，而是想要呈現猶太人在德國土地上生活兩千多年來的豐富印記（Blumental, 2011）。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們或許早已忘記了當初這些質疑，柏林猶太博物館卻逐漸實現其原本的理念，還不斷拓展出多樣的公眾教育專案。廣泛的教育計畫每年能夠吸引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前來博物館，以此為載體的非正式教育無疑仍會是這間公立博物館未來幾年至關重要的任務之一。

服膺于教育推廣活動的空間拓展

2005 年猶太博物館發起了第三次廣告設計甄選活動，誕生了他們至今為止津津樂道的一系列海報（圖 2），例如一個在海底張開的貝殼，裡面不是珍珠，而是一顆煎蛋；切開一顆椰子發現裡頭鮮嫩水靈的柳丁；稀鬆平常的牙膏管裡卻擠出一條綠色毛蟲。



圖2 2005年廣告甄選活動誕生的博物館海報 截取自博物館官網

館方一再強調，「我們並非如你們所想的那樣（Nicht das, was Sie erwarten）」，柏林猶太博物館既不是一個大屠殺紀念場所，也不是一座專為大屠殺設立的博物館。然而人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先入為主的期待，或多或少還是和里伯斯金設計的建築有一定的關聯（Chametzky，2008）。建築的不同部分被由「空白空間」（void）構成的主軸打斷，這些空白空間代表了真空，意喻著猶太歷史中永遠無法消亡的空白。誠如柏林猶太博物館行銷及教育部門負責人 Sascha Perkins 先生和 Tanja Petersen 女士在座談時所言，里伯斯金設計的新館建築無疑是獨特賣點之一，因建築特色而來此「朝聖」的參訪者絕非少數，每年造訪總人次超過世界各地其他的猶太博物館，甚至可以與同城地理位置占優的其它展館例如著名的博物館島、查理檢查哨等場所一較高下。然而這座奇特的博物館在設計之初便將建築的功用性降到了最低，轉而把它當作歷史和命運的載體，棱角分明且斷斷續續的空間往往無法滿足策展人的需求，更不利於各項教育推廣計畫的開展。

從年報中公佈的統計數據和訪談過程中瞭解到的資訊不難看出，不少學校願意選擇造訪這一

博物館進行校外教學，讓德國年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觸它們的歷史創傷。每年參訪人次都維持在70萬以上，每日預約導覽的團隊數量從2010年的20團增長到今日的三倍有餘，其中學校團體是團隊導覽的需求大宗，占到了總數的三分之二，有超過20個導覽主題可供選擇。配合常設展、每年兩大兩小四次特展，去年一年舉辦的教育活動就超過了7000場次。那這些活動都要在哪裡進行呢？在充滿尖銳拐角的地下一層展廳？在幽幽暗暗的屠殺塔中？還是風吹雨淋日曬的室外草坪？

「並不是所有的博物館環境都有助於學習，因此需要評估館方目前採用的形式，發展出改進展示與館內氣氛的方法。如果學生在館內感到自在舒適，其學習效果較佳。」（Talboys，2004）。當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把公眾教育當作主要宗旨並視其為不可或缺的博物館功能之時，必然不會囿於原有的空間止步不前。

隨著造訪人數以及參與各類教育推廣活動的人數和需求逐年增長，2007年9月名為Sukkah的玻璃庭院建成啟用。建築師里伯斯金以猶太教重要節日棚戶節為創作源頭，設計了這個處於舊館之外同時又處於博物館整體之內的中介空間。這個



圖3 歐文所與博物館專員訪談 筆者及歐文所攝於2014年7月2日



圖4 玻璃庭院 筆者攝於2014年7月2日

六百七十平方米的 U 型場所由玻璃圍成鋼結構支撐，能夠輕鬆容納 500 人。啟用之後陸續舉辦了一系列教育工作坊、音樂會、戲劇表演等文化學術活動（JMB Website），例如 2007 年配合特展「夏洛特所羅門：生活或劇場」（Charlotte Salomon. Life or Theater）舉辦了「致夏洛特的歌」（Songs for Charlotte）的紀念音樂會；2008 年以色列新攝影和影像藝術（Dateline: Israel. New Photography and Video Art）展覽期間，向公眾播放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系列影片。

2012 年，里伯斯金與館方第三次合作，誕生了博物館學院（Academy）。兩千三百平方米的一層樓建築就坐落在原館對面，無論是建材還是形式上都與街道對面的玻璃庭院、逃亡花園遙相呼應。它把圖書館、檔案室、倉儲空間、教育部門的辦公空間和教育推廣的活動場所合併到一個屋簷下，足夠的倉儲空間為緊急需求提供額外的空間，同樣也為將來更多的藏品預留出位置。其中博物館配套的圖書館和檔案室是全歐洲呈現相

關歷史的機構中資料最為全面的，有利於國內外學者研究之用。學院中還有一個出其不意的角落名為「離散花園」（Diaspora），花園中間有四個木制平臺圍成的花壇，每個平臺被設計成不同的主題，種植著與猶太民族相關的不同植物。它們處在成長的各個階段，有些正在經歷生長、掙扎、分離過程的植物將會被選中作為教學素材，參加這一工作坊的學員，可以以一種直觀而特別的方式感受猶太人在離散狀態下的生活方式。

教育推廣活動的先鋒性和獨創性

Simpson（1996）表示想要發展博物館，就必須將焦點從藏品轉到人身上，兼容並包且跳脫原本的「倉庫意象」，博物館即使以學術和教育為目的，仍能讓人覺得有趣、充滿活力、兼具娛樂功能。Ross（2004）也認為博物館必須與大眾對話，只有自身變得更多元，才能開拓出利基市場。然而也有人對這樣的轉變持悲觀態度，認為



圖5 博物館學院 筆者攝於2014年7月2日

如果博物館著重在人們的感知需求而不是藏品本身，那麼藏品就會失去它們的價值與重要性（Appleton, 2006）。Hooper-Greenhill（2000）對於後現代博物館的定義倒是能對上述兩種分歧的觀點進行一定的調和，後現代博物館依然十分在意藏品，但是對於藏品使用的關注要遠大於藏品的簡單積累。

出色的博物館工作人員應當能夠拿捏博物館的雙重功能，在保存與展示中取得平衡。Hooper-Greenhill（1994）認為此種平衡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在博物館的內外部需求（收藏與流通）之間達到平衡；其次在面向各類觀眾的供給中達到平衡，受眾群體包括正式非正式教育對象、學前、小學、中學、特殊教育、大學、教師、俱樂部、假日團體等等；最後是在形式程度不一的教育活動類型中取得平衡，博物館開設的教育推廣活動日益繁多，例如有幾小時結構化的會談，半天時間的探索型會議，一整日的戲劇工作坊、教師的再教育課程、書面資料及電影影片的研習、針對成人團體的課程、音樂會、甚至移動博物館等等。類似的，Talboy（2004）將教

育推廣活動氛圍直接服務和延伸服務，在耗費更多時間的直接服務中，教育推廣人員又可以採用從靜態到動態（例如：靜態呈現、移動式解說、動態性服務）的多種處理手法。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博物館都可以提供多形態的活動，實際操作上存在著資金、人力、場地上的種種限制，即使同樣是涉及特定歷史、特定族群的博物館，教育活動的形式、程度也各不相同。

柏林市中心的東德博物館位於著名的菩提樹大道旁，自其開館第一天便吸引了眾多遊客紛至沓來，展品的陳列形式極為互動開放，每個抽屜展板都在等待參觀者親手摸一摸、拉一拉，每個櫥窗展臺前都圍著裡三層外三層躍躍欲試的人群，預約團隊和散客高度混雜，館內氣氛愉悅且熱鬧。但在沒有提供耳機的情況下，導覽人員不得不扯著嗓門大聲跟參觀者進行講解。遇到團體參訪高峰時，導覽人員還必須靈活調整講解順序，避免其他團隊在同一展品前等待時間太長。媒體發言人Melanie Alperstaedt女士在接受訪談時也表示，展館因為處在施普雷河濱地帶，物理空間十分有限，暫時也沒有進一步拓展的可能性。

我們參訪後有免費一小時的交談過程，也不得不移駕到遠離河邊的小小遊客中心去進行。博物館的教育部門剛成立不久，目前僅有兩名主要負責人，設計了各種和博物館相結合的城市導覽組合供人選擇，出版品除了有基本的導覽手冊以外也推出了多款東德問答桌面遊戲，遊客中心的空間也有舉辦諸多會議、討論、工作坊、讀書會等教育活動，可以主動聯繫官方洽談客製化的活動內容，就目前看來，還沒有發展到常規化運作的規模。

捷克首都的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位於原先的猶太區，由分散各處的梅瑟猶太教堂（The Maisel Synagogue）、西班牙猶太教堂（The Spanish Synagogue）、平卡斯猶太會館（The Pinkas Synagogue）、老猶太公墓（The Old Jewish Cemetery）、克勞森猶太教堂（The Klausen Synagogue）、祭典廳（The Ceremonial Hall）等六個

場館組成，彼此之間步行 5分鐘可達。博物館現歸屬於整個捷克的猶太聯盟，其教育推廣活動傾向於對教師的培訓，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希望可以透過教師觸及到更多的學生。同時也舉辦一些開放給公眾的文化活動，例如文學之夜、書籍導讀、電影展映、音樂會等等。雖然著重介紹波西米亞地區的猶太文化是其明顯的亮點，但針對中小學生開設的有關猶太歷史、哲學、宗教的課程和附帶導覽的工作坊整體看來比較制式化。

作為公立，柏林猶太博物館從建築外觀到常設展的展場，從主題導覽到客製化的外延課程和活動，都能發現他們非常重視博物館的教育推廣功能。

針對不同年齡層的目標客群精心設計了不同主題的專人導覽。讓學齡前兒童親自體驗在頭上佩戴猶太圓帽Kippa的觸感，聞一聞猶太香料的味



圖6 （左）導覽員Johannes Valentin Schwarz 筆者攝於2014年7月2日
（右）截取自博物館指南 Museum Guide 2010年版本145頁



圖7. Rafael Roth 學習中心 筆者攝於2014年7月2日

築魅力；低年級的學生可以專注猶太人生活或猶太教傳統，試著比較猶太與伊斯蘭文化的異同，抑或透過日記等物件嘗試探討猶太女性在十七世紀時的認同；七年級以上的學生可以探索摩西孟德爾松的文學世界，探討十九世紀德國猶太人的適應和民族自決。分門別類的主題導覽資訊清晰地呈現在其官方網站的教育專題頁面下，讓那些即使第一次接觸該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的老師、家長甚至學生本人能夠遊刃有餘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專題。有十二種語言可供選擇，由此亦可看出博物館對於不同背景人士的重視程度。

佩戴紅色領巾的導覽人員是博物館教育推廣工作的第一線人員，Johannes Valentin Schwarz先生是負責我們這次參觀前半段行程的導覽專員，像他這樣並非博物館招聘體系但卻長期服務於此的自由導覽員還有 50 多位。能和參訪者直接進行互動交流是導覽人員較之靜態介紹、虛擬博物館等其他詮釋媒介最大的優勢所在，諸多感性細膩

和聯繫自身的講解內容往往是只有親臨展館才能獲得的。博物館出版的書籍中還頗為生動地介紹了館員佩戴領巾的不同方式，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參觀者和所謂權威人士之間的距離，這也是博物館實現真正民主化的點滴舉措之一。

一小時到兩小時的專題探索之旅如果還未能讓人盡興而歸，或許就可以選擇配合特展或導覽主題的工作坊，形成半日到一整天動手動腦甚至活動身體的組合型導覽行程。以檔案研究工作坊為例，首先會讓學生親手觸摸歷史氣息濃厚的信件、日記、照片，真切感受那些陌生德國猶太人的命運脈搏，其次會邀請展品捐贈者或借出人成為學生的討論夥伴，前者講述自己或家人的真實經歷，後者則可暢所欲言提出疑問，這樣的活動在歷史親臨者和年輕的下一代人之間架起了時間和空間的橋樑。

拉斐爾·羅斯學習中心的多媒體課程則是另一個選項，例如參觀完有關猶太人生活、猶太



圖8. On tour 項目的迷你巴士走進學校 截取自博物館官網

教傳統的專人導覽後，前往學習中心為猶太先生 Samuel Joseph 製作一份符合猶太教規（Kosher）的菜單，借由生動有趣的聲音和遊戲來加深參訪印象，諸如此類的巧思也同樣散落在常設展中各個角落。高科技或新媒體技術的使用既沒有牽強附會，也不會與空間好不容易營造出來的整體氛圍格格不入，反而在這整體氛圍較為肅穆的猶太博物館中起到了恰到好處的平衡調節作用。

2007年開始的 on tour 項目讓更多柏林以外的德國學生不必離開自己的居住地，便有機會走進柏林猶太博物館。相關教育人員為自己設定了切實可行的目標：選擇適合年輕人的物件來負載德國猶太人的歷史；協助老師在課堂上開展博物館的教育專案；引發孩子們前往柏林參觀的意願。

截止至2008年底，這輛彩色的迷你巴士已經跑遍德國16個聯邦州，讓每個人接觸到博物館的內容是其美好的願景，因此觸角儘量伸向偏遠的學校甚至青年監獄，迷你巴士上搭載的特色道具也成了各類研討會的座上賓。這類移動博物館的形式在德國尚屬獨一無二。

柏林猶太博物館是一間圍繞特定族群的歷史建造的博物館，可是沒有國內傳統歷史博物館那麼死板或商業化，傳統博物館大多傾向客觀傳達爭議較少的知識，卻甚少誠實面對令人不知所措的情緒，柏林猶太博物館努力調動參訪者的各個感官，是一個對兒童、對家庭友好的、鼓勵不同思想相互碰撞的場域，但又沒有科博館那麼娛樂或同質化。二戰之後德國沉浸在持續且強烈的

反思潮流中，各地紛紛設立起猶太博物館和紀念場所，本文僅以最具代表性的柏林猶太博物館為例，詳細分析了以博物館為媒介實施非正式教育的諸多可能性。有些國家有著相對較近的傷痛歷史，還處在哀悼階段，承認已經很難，更不用說發展什麼黑暗觀光了；有些國家更是拒不承認歷史錯誤，試圖用各種謊言和手段自欺欺人；德國人在面對猶太這一歷史包袱的時候，選擇永不停歇地提問回答討論，年輕人需要無數次地正視這個話題。縱然一直將傷疤公諸於世非常的痛苦，但他們自覺有這個責任要為猶太人說每一個細小的故事，不論是留給世人巨大遺產的名人，還是一些名不經傳的小人物，德國有義務要把這些差點消失的歷史一句一句說下去，這是他們最好的道歉方式。而博物館教育推廣人員能做的，首先是爭取提供一個寬敞、明朗、友善、專注的空間；其次主動積極地和學校、家庭、社區合作，營造終身教育的氛圍。再來就是尊重差異，因材施教，給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參訪者適合的東西，絕不是灌輸標準化知識，這種教育模式很多國有或政府支持的綜合性博物館都可以拿去對比反思看看，畢竟不是只有德國人才要面對棘手的問題。

參考文獻

- Appleton, J. (2006). UK museum policy and interpretation: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tourism. In M. K. Smith and M. Robinson (Eds.), *Cultural Tourism in Changing World: Politics, Participation and (Re) presentation* (pp 257-270), Clevedon: Channel View.
- Blumenthal, W. M. (2011). Ten years ago- and ten years to come. *Jewish Museum Berlin Journal*, 5, 15-18.
- Chametzky, P. (2008). Not what we expected: the Jewish Museum Berlin in practice. *Museum and society*, 6 (3), 216-45.
- Grimme, Karin. (2012). Der Garten der Diaspora. *Jewish Museum Berlin Journal*, 7, 32-33.
- Hooper-Greenhill, E. (1994). Museum education. In E. Hooper-Greenhill (E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pp 229-256). London: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 (2000).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Jewish Museum Berlin. (2010). *Biennial Report 2009-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EN/Pdfs-en/About-the-Museum/Annual-Reports/Biennial-Report_2009-2010.pdf
- Jewish Museum Berlin. (2012). *Biennial Report 2011-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EN/Pdfs-en/About-the-Museum/Annual-Reports/Biennial-Report_2011-2012.pdf
- Ross, M. (2004). Interpreting the new museology. *Museum and Society*, 2 (2), 84-103.
- Simpson, M. G. (2012). *Making Representations: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London: Routledge.
- 葛蘭恩·塔柏伊 (2004)。博物館教育人員手冊。(林潔盈譯)。臺北市：五觀藝術管理(原著出版年：2000年)。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